

寄一缕花香给母亲

胡剑芳 (咸安)

春天来了,燕子呢喃,杨柳吐绿,鸭戏河水。房前屋后,漫山遍野,粉色的桃花、纯白的李花、浅浅的樱花、金色的油菜花,花开次第,无论平地与山丘,无限风光尽被占。

在浅浅淡淡、重重叠叠、隐隐约约的花海中,那缕最拨动我心弦,牵引我乡愁,指引我前行的母亲之花呀,在我心头如期绽放,吐纳芳香,从不曾谢幕和褪色。

清明就快到了,对母亲的思念有如这漫山遍野的山花,开得任性和放纵起来。思绪又飘回9年前和母亲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

1948年生的母亲读过高中,是同龄人中读书较多的一个。母亲很爱美,大眼睛,短发齐耳,为人处事干练利索。母亲很爱花,心性很高,品位优雅。总是把一间不大的房间收拾得干净利索,房前屋后总弄些花草来,尤其兰花居多。还在门前水田里栽一池荷花,一为生计,二为观赏。母亲很善良,自己过不好,还总是拿出米粮救济比自己更苦的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母亲总挂

在嘴边的格言。面对苦难,母亲总是这样教我们做人的道理。我上高中那会,因家里穷,加上兄弟四个读书,本就贫寒的家庭捉襟见肘。除了带到学校的米换点饭票外,哪怕吃最低3毛钱的青菜还经常不够用。记得有一个月的最后一周,身上仅有5元钱,好面子又不敢问人借,硬是每天花1元钱买5个馒头度日。

回到家,我生气地埋怨道:“连生活费都凑不齐,读个屁书,别的学生还有钱请客。”

见我回家,母亲笑着迎了过来,“遇到困难咬咬牙,扛扛总会过去的。”说着,满是竹片划伤的手从口袋里艰难地摸出一个花手巾,拿出一叠10元递给我,“这是刚讨回的50元劈竹片工钱,下月伙食开好点。”包容的笑容里,并没有批评我与人攀比的不对。

望着母亲那过早花白的头发,那满是伤口的手,那日渐消瘦的脸庞,我的喉咙酸酸的,眼眶湿润起来,突然感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鲁莽和孝顺。

母亲是个文学爱好者。“梧桐四季好风光,一条小港顺中央。四面青山相拥抱,塔影留人思故乡。”青山、小河、胡家塔,这些家乡最普通的自然景物,在母亲心里却是如诗如画,一首赞美家乡梧桐的小诗迅速在山村流传起来。甚至看到儿时我们参加植树节,也能脱口而出“少年树木齐成长,建设祖国有栋梁”诗句来。

母亲喜写作,喜欢看电影写心得。听父亲讲,陪嫁到我家一个箱子尽是古书和笔记本。但被儿时不懂事的兄弟几个扯着做玩具,留存下来的却不多,但也是一份纪念和精神财富。母亲这种以苦作乐的诗情总在不经意间感化着我们,点燃了我们对文学的向往,对家乡无尽的热爱。

“人只要想站起来,任何人都打不垮你。”母亲总是讲,遇到挫折要坚强,不要怕,要象山兰花一样守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相信,是人总会有一运,是花总有开的那一天。本着这样的人生信念,我们兄弟几个,无论在单

位上班,还是在打工做个体,用能吃苦,能吃亏的精神法宝,总是赢得身边人帮助和点赞,奔着幸福的生活。

2008年,60岁的母亲积劳成疾,魂归天国。那几年,母亲总是里里外外做活,田地一分不丢,一直总在忙碌。后来,田地做不动了,没学过经商的母亲在街上开个小店铺,凭着高中的文化底子和聪慧,一年有万元收入呢。有点小收入,母亲总叨唠着这个没过好,需补贴一点;那个要买房,需要支持一下,唯独没有想到她自己。

春雨绵绵,又一次来到母亲安息之地——故乡的后背山上,田野油菜花开如海,山上杜鹃花香如梦,我思念的泪水呀,顺着雨水滑入花海了无痕,滴进心海浪难平。

母亲呀,女儿想您了!多想再聆听您的教诲,多想再拜读您的诗文,多想依偎在您怀里再叙一下母女情长,多想借一缕春风,寄给您一片带雨的花瓣,因为那是女儿多年来思亲的泪滴!

桂乡诗笺

春夜

谢望梅 (市直)

春夜是个容易迷失的陷阱
与寂静对坐
窗外月斜
银光洒满花庭

山雀子何处栖了
双翅上可还有
童话青青
陌上花丛从开过
悄然无声

泡一杯清茶
兑进爱情
满屋弥漫心跳和琴声
关不住的春色
使夜
愈发显得烦躁不定

春夜
是迷失还是觉醒?
问林间声声虫鸣
无数的泉流奔涌
慢慢地
又消逝了踪影
一轮泛白的春月
让寂寞深阔的想象
美得心疼

山间小径

程向阳 (赤壁)

没有起点
更没有终点
一条小路在山间迂回
穿过竹林和荆棘
如果不是落叶的覆盖
它应该是一根长长的藤蔓
从山腰一直缠绕到山顶
立春刚过
我猜测,它的根还扎在山下的冬天里
它的未梢,已悄然抵达阳光明媚的山坳
新芽初绽的枝桠
最先看到春天的微笑

咏柳

李瞻 (通城)

东风巧剪绿丝条,
轻拂河堤舞细腰。
牧笛声声闻折柳,
青山远望路遥遥。

燕子

深山 (嘉鱼)

燕子如今常问我,
宅前杨柳几时栽。
春风昨夜柔柔起,
满树青丝迎你来。

面壁

洪焜 (北京)

又一次面壁。只不过面对的是赤壁,火烧的痕迹似乎还在

盘腿打坐,双手合十
面壁是为了破壁
读三国,迟早要面对赤壁
看透了世道人心
就可以穿墙而过,破壁而出
再没有什么能挡住你

同一堵墙壁,让曹操撞得头破血流
可在周瑜与诸葛亮面前
却像纸一样薄
一点就通,一捅就破

我面壁的时候偷偷回了一下头
看一眼长江:又一次落日
江面上的火烧云浓得化不开
莫非当年的战火还没有熄灭?

面壁久了,能让热血变冷
也能让冷血变热



清明时节好烟光

袁灿 摄

思忆奶奶

黄军 (市直)

大大小小一堆孩子便都丢给奶奶照看,她背上驮一个,一手牵一个,屁股后面跟几个,走到哪便带到哪,不让我们离开她的视线。我们哭闹捣蛋时,她就给我们讲述那些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和鬼怪神话,连哄带骗加恐吓。虽然有些现在想起来荒诞不经,但却激起了童心好奇,成了我们最早期的启蒙教育,潜移默化着伦理灌输与文化传承。我们百听不厌的还是奶奶年轻时如何躲避日本鬼子,从山洞里摸回村庄为她的孩子找寻食物,不料被鬼子发现摔伤又巧妙周旋逃回大山的传奇故事。

我小学五年级以后寄宿学校,每隔一段时间才能回家取粮带菜。奶奶跟变戏法似的,不是从这个瓦罐里掏出一两个鸡蛋,就是从那个枕头包里摸出五角块把皱巴巴的钞票悄悄塞给我,真不知奶奶是如何背着叔婶他们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我多次信誓旦旦地向奶奶保证,等我将来出息了,一定要让奶奶过上城里人的生活,看上大彩电、用上自来水,享享清闲福。

九十年代中期,我军校毕业终于领上了工资,可奶奶终究没有等到那一天。待

奶奶生于晚清1908年。对于奶奶中年之前的姣容美貌,因我还未出生而难以知晓,只有奶奶那张侵蚀了岁月风霜的沧桑脸庞和一双深邃混浊的大眼睛,以及奶奶颤颤巍巍的走路模样,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听父亲讲,奶奶很小就到黄家当了童养媳。我不晓得奶奶经历过什么样的命运抗争与现代人无法想像的苦痛折磨,是不是整天关在家里学着纺线织布、纳鞋做衣之类的妇人活计,再不就是帮忙干些喂猪洗碗、洗衣做饭之类的家务琐细。打我记事以后,无意间看到奶奶解开缠足布,长成锥形一样的畸形双脚,除了大脚趾正常以外,其余四个脚趾都卷藏到了脚心。怎么也感受不到古人关于“三寸金莲”飘逸风情的描写美好,倒是特别担心奶奶晃悠悠走路跌倒摔伤。莫名就厌恶起旧社会的封建礼教,憎恨他们压抑了一代代少女的活泼天真与绚丽梦想。

慈心善目的奶奶,不仅养活了父亲、叔父俩亲兄弟,而且还拉扯大了伯父(捡拾弃婴),待伯父、父亲成家分家后,一直跟随叔父生活。但每当大人们出门干活时,我们

想起在祖母身边的日子

彭红玉 (嘉鱼)

又值清明,满世界飘着雨。我静听雨声,一遍遍地怀想仙逝多年的祖母,特别是同她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

那时家境贫困,我在家排行老大,弟妹多,生活压力大,父亲便让我挨着祖母过一段日子。我心里不悦,担心祖母夜里话多,磨牙,让我睡不着觉。

当时的祖母五十几岁,看上去却比六十多岁还老,但她身板硬朗,非常勤劳。祖母虽不识字,却十分看重读书,对我管教甚严。经常说我姑姑做得如何如何的好。姑姑是村小学语文老师。尽管当时我没弄明白祖母话中的鞭策之意,甚至认为她爱自夸,但姑姑毕竟美丽、善良、聪颖出众,是我和同学们的偶像。

记得有次期末考试,我考了全年级第一,不仅胸前佩戴了一朵大红花,还得了奖

品。我高举着奖状,一路蹦蹦跳跳地跑回家向祖母报喜,围着她打圈圈,差点让她摔倒,直将她乐出眼泪。祖母拿出积攒多时准备换油盐的鸡蛋,做了我最爱吃的蒸蛋。我三下二下就扫了个精光,连碗里的一点蛋花也不放过,双手抱着碗使劲地舔。祖母微笑着骂我是大馋猫。她拉着我的手说:“有点像你姑姑了,好!但你要记住,姑娘家吃有吃相,站着站相,斯文点,莫像个男娃。就是笑也要抿住嘴,笑不露齿,不然将来人家说你没教养。”

其实,祖母对我不光是严格要求,更是疼爱有加。每天天不亮,她就早早起床,料理完所有家务再把我叫醒。然后为我炒一碗香喷喷的油盐饭,看着我吃饱了,再送我上学。学校就在离祖母家不远的村头,但她每天坚持送我到校门口,看着姑姑带我进教室后才离

开。为这事,我常被同学们笑话,可我心里却是甜滋滋的。

那時候的冬天很冷,有一天夜里,我在小煤油灯下做作业,祖母像往常一样,在一旁做针线活陪我。家里没有取暖的火盆,我冻得脚直哆嗦。祖母心疼地将我的脚抬起,裹在她的破棉袄里,用满是老茧的手,不停地揉搓我冰凉的心。我渐渐感到浑身暖暖的,痒痒的,笑个不停。祖母也跟着笑了,说:“乖,好好读书啊,长大了像你姑姑一样当老师。”我懵懵懂懂地点头。那时的我,虽不能理解祖母的深意,无法体味有文化、受尊重的荣光,但祖母已将那颗向善的爱的种子,植入了一个幼小的灵魂。那一夜,我在祖母的怀里睡得很香。

二年转眼就过去了,父亲来接我回家。我不想走,藏在祖母身后,拉着她的衣角,偷